

遇见香港因缘，遇见“我们的时间”

於渊渊

题记：

2018年4月9日——5月8日，2018年第二批多友（龙虾组）在香港度过了我们生命历程中光亮、温暖、难忘的一月。CC老师嘱咐我们回去以后，“每人写一篇文章，放到多闻网，留下共同记忆”。离港前夕，龙虾们响应顺铭主编的号召，均写过“800字作文”。或因此，大家似乎觉得“作业已交”。直到前日，龙虾群中讨论此事，班长大人（赵茹）发话，2019年5月9日（离港一周年的特别日子）——“集体交作业”！

对于拖延癌晚期患者的我们，需要这样的死线。

离港已近一年，有些回忆已经模糊，但那些光亮和温暖，在时光的推移中沉淀、发酵、盛开……

遇见城大

城大情结

我对城大的最初感知来自对于CC老师文章的阅读，文章首页的作者介绍——“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”。因此，我对城大媒体与传播系有着满满的敬意。

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城大传播系是在华科读博时，博一下学期，祝建华教授来学院讲学，谈及与城大传播系的合作培养项目。坦诚地说，我当时也有心动，但是犹豫了很久，觉得英语不够好，于是放弃申请。数年之后，当我站在达之路的路口，看到又一城对面“香港城市大学”的标识，念及多年前的那些犹豫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初识城大

2018年4月9日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系里报到。借助高德地图导航，我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来到了Run Run Shaw。在五楼的办公室，见到了热情干练的Kitty和细致周到的度度。在港期间，除了帮我们安排各类日程，协助我们办理各项手续之外，她们还与我们分享在港生活的各类贴士，关乎美食、出行与购物。

沈菲老师在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 M5053 的办公室向我们介绍了城大传播系，多闻雅集项目的由来，以及多友会和多友论坛的举办情况。他与我们分享了多闻雅集从南京、厦门、香港、台北，敦煌、内蒙、川西、广州到北京辗转过的足迹，以及其间的一些逸闻趣事。

真诚，平和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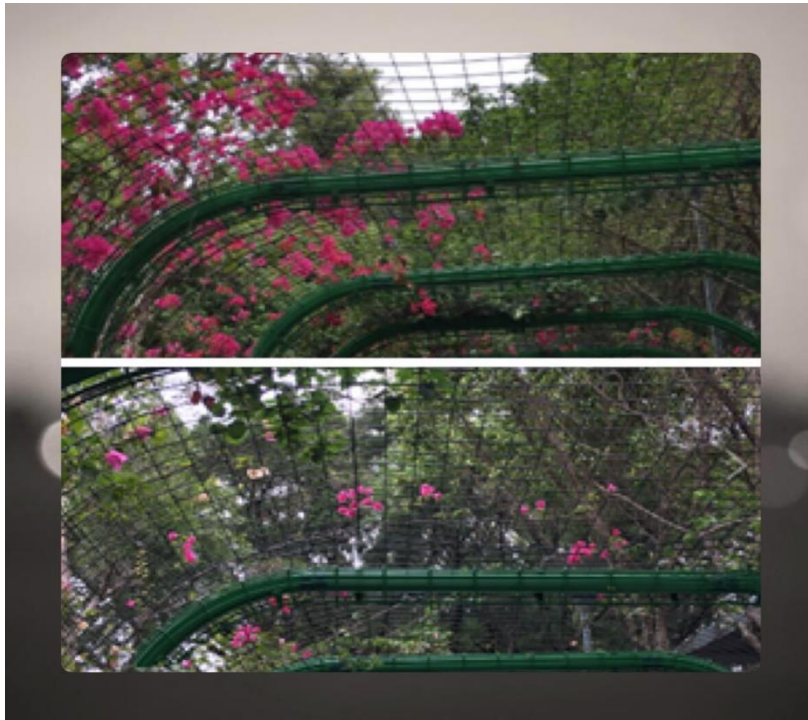
4月9日晚上，欢迎晚宴。我们也见到了城大传播系的诸位老师：CC老师，李喜根老师，何舟老师。初来乍到，大家有些拘谨，老师们都非常和善，晚餐席间气氛轻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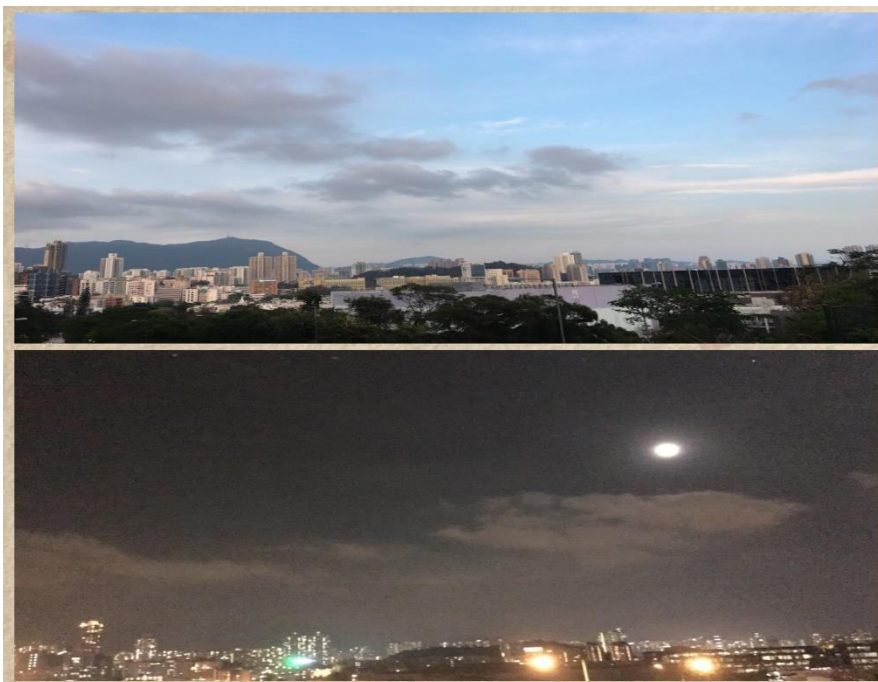
城大风景

这所躲在 Shopping Mall 背后的大学，没有围墙，由几座关键的楼宇连接而成，四通八达，随处有公共空间，可以自习，可以讨论，空间的利用率极高。

从4月10日开始，我们每日的生活，需要穿梭 AC 1 与 AC3“迷宫”，来到 Run Run Shaw。“穿越迷宫”对于我这个路痴来说，真是一个挑战，所幸一路有不同的“GPS”相伴。从 AC 1 到创意媒体中心，必经一个花廊和一座天桥。我们刚来之际，繁花正盛，离开之时，繁华已落。花开花落，有着不舍，也预示着轮回。



起初，这个花廊成为我这个路痴的寻路标识，后来成为我每次途经的一种期待，因为穿过花廊，就到了天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路。屡屡从这里经过，我总会驻足看对面的风景。这是一座“连接”的天桥，连接着楼宇、风景，也连接着我与远方。



（我伫立在天桥上看到的“风景”）

城大老师

在港的三十天中，系里的老师们和我们做了多次分享。

祝建华老师讲座的主题是计算传播学，他和我们分享了互联网挖掘实验室成立的前与后，跨学科研究的利与限制、瓶颈，乃至出现的问题。他说，跨学科的合作不能生硬，要“有机”，数据、方法（技术）与理论是三位一体的。算法是入场券，很重要；数据是故事、更重要；理论是灵魂、最重要。想起几年前在复旦，听过孙玮老师的一句评价，“在华人学术圈，作为传播研究领域定量研究的领军人物，祝建华老师的理论素养让我们很多做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望尘莫及。”也许正是这样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，才让数据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想象力。

李宏宇老师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让我们了解历史的丰富和多元，以及历史在非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。宏宇老师聊到对学生纪录片选题的评价，请他们把握“小”与“大”的张力。与学术研究的选题，何尝不是有着相通之处。分享结束后，她还给我们每人送了影像，作为留念。

蒋莉老师介绍了她个人研究聚焦的三个领域，分别从不同的案例入手，来展示研究的历程，以及研究之后的反思。学术分享之后的闲聊中，我们得知，城大的老师们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之外，还要承担一定量的公共服务。不禁感佩，他们可以如此好地掌握着“平衡”！

梁励敏老师的讲座，由她对于一本书 *Custodians of Conscience: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ublic Virtue* 的阅读感受切入。梁老师梳理了媒介事件研究从仪式、策略到协商的整个进路，意在将媒介事件的研究与协商相勾连，并以此为理论框架，分析了北京奥运会的个案。她在梳理媒介事件研究发展脉络和走向的同时，牵引出整个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图谱与演进。短短两个小时的分享涵盖了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个层面的“气象”，极精彩！深深为梁老师深厚的理论功底，以及勾连经验材料与理论的能力折服。

此外，李喜根老师、林婉莹老师、小林老师，黄冠雄老师的学术分享都让我们获益匪浅。



沈菲老师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，每个菜品都很好吃。菲老师家的小朋友，和我家毛豆的生日只隔几天。离家那一个月，忙碌无比，在意料之外，我竟然对孩子没有太多的想念。可是，见到菲老师家小朋友的那一刻，我对毛豆的思念汹涌袭来。所以，饭前和饭后的时间，我都在和眼前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亲切“互动”。

沈菲老师说不给我们做学术分享了，带我们去行山。

4月26日，沈菲老师带我们爬了狮子山。山不算太高，但是很曲折，总行程大概五小时。往返，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。菲老师说，带我们看钢筋水泥之外的另一个香港。



（图三：曾主任在行山途中帮我们三人现场制作了“行山杖”）

行山，是多闻雅集的传统。以至于遇到系里的老师，常常被问到，“有没有去爬山？”想到去年的多闻论坛上，王鑫老师送给多闻论坛的那副对联“行山有路，多闻无界”。

行山的路不易，所幸，一路可以与友偕行，与一些人，与一群人。

遇见 CC

一切都是缘！

2006年4月的某天，我坐在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的考场里。被问到之前读过什么书，我列举若干，其中包括罗杰斯的那本《传播学史》。继而又被问道：“李金铨老师评价这本书，的确娓娓道来了一些故事，却浅出而不深入，你怎么看？”我已记不清当时如何作答，只是后来知道因为那段回答，导师收了我做她的开门弟子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李老师的名字，默默记住。后来的读书会，我们被要求阅读《超越西方霸权》的序言，好像记得当时还写了长长的读书笔记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我，断然是读不懂的。但是，我的心中埋下了种子。

去华科读博。偶然看见吴麟师姐在博士论文后记中提到，复旦暑期班上老师推荐严耕望先生的《治史三书》。于是买来读，获益很多，也因此对自己参加暑期班有了更多的期待。可惜那年老师没能来授课，缺憾之余，所幸同住的师姐分享了前一年的授课录音给我。听罢录音，找来老师推荐的书籍，试图体悟鸳鸯编织的“针法”。遗憾资质愚钝，积累贫瘠，感悟有限。但此后开始关注老师的每一篇中文论文和访谈，那些滋养，想必每一个仔细阅读过的人，都有深切的感受。

老师离开香港的前夕，捐书、送书，他和我们说，他很舍不得，因为很多书关联着某些回忆。我在想，我的阅读何尝不是关联着诸多特别的记忆？研一寒假，托朋友帮我在国家图书馆复印《超越西方霸权》，犹记得拿到复印本时的兴奋，虽然那时根本读不懂；2008年冬日，我在复旦南门附近的书店买到刚刚出版的《文人论政》，那是我书架中第一本老师的正品书；2012年我为准备博士论文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，在那里，我搜罗了我可以搜罗到的所有老师的书，一一拿去复印。那段时间北京很冷，我白天去图书馆看微缩胶卷，蛮累，晚上就窝在气象局招待所（离国图最近的宾馆）看老师的政论集，津津有味；2013年夏，从香港归来的挚友带了本《报人报国》给我，他说，他知道，这一定是最好的礼物，我当即泪奔；2013年秋，我在武汉寻找不到《书城》，想早一点读到老师为唐小兵老师新书写的书评，托上海的朋友买了上下册的《书城》分两次寄来。这两本杂志，我至今珍藏……

博士毕业之后，想过申请多友，但是状态太差，于是作罢。

2017年多友申请，有幸入选。更为幸运的，是之后有机会在多封邮件中向老师请教。在我学术生涯的谷底期，我收到了数十年来我远远仰望的学者给予的鼓励。温暖！美好！那些鼓励似黑暗中的光亮，让我拾起重新出发的勇气。

2018年4月9日，第一次见到老师，有拘谨，但没有陌生。因为之前听过太多遍录音，

老师的声音于我而言，已然亲切、熟悉。作为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，在人群中我永远习惯性选择角落，倾听永远多于过表达，但老师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舒服、自在。晚餐后他带我们观影，我恰坐在老师身边，想着数十年间，那些或近或远、或深或浅的印记，眼眶湿润。

作为老师荣休前接待的最后一期多友，我们感受着老师略有特别的关爱，见证了珍贵的“最后一课”。深觉幸运，也倍感珍惜。在分享课和旁听的三次博士班课程中，脉络、联系、比较、想象力，这些老师以往论文中频频提及的关键词，在我的脑海中被更清晰地体认；在餐叙和闲聊中，努力、坚毅、敏锐、贯通，这些被抓取的关键词型构着，我理解的，老师对我们的期待。



离港前,遵循顺铭主编的要求按时提交了800字作文,后来也响应号召录了音频。后期,我请朋友帮助导入了音乐,自己都没有在意。只到某日李彦惊讶地在龙虾群里说,音频的长度是5分17秒,原来,517是我在海棠轩的房间号,也是龙虾们赴港当日首聚“据点”。我想,那一定是缘定的数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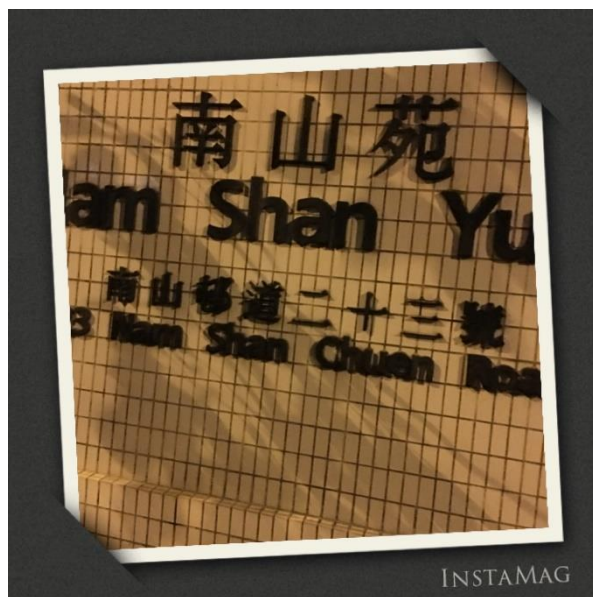
在港期间,我们和老师,师母一起吃饭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师母。师母贴心地给我们每个人带了伴手礼,亲切地和大家聊天。席间,我似乎可以明白老师为什么说师母是他的观音,因为,所有的默契都在眼神里。太美好!



老师创立了多闻雅集,以身垂范,他是师者,不仅是“经师”,更是“人师”,他是多友心中的燃灯者;在聚餐中,他坚持把大家为他和师母点的“寿桃”与我们分享,席间还提醒我,“怎么不多吃点马兰头”,我才猛然想起,前几日,我曾在“四月群”里感叹在沈菲老师家里吃到的马兰头太美味。那些时刻,他就是我们最亲近的家长。

在龙虾们离港的前一天,其实老师上午还去了医院,但傍晚一定要坚持带我们去吃泰国菜,怎么劝都劝不住,他说我们之前没有吃到。刚走出办公室,突然天降暴雨,老师才勉强

同意将聚餐地点转至学校的中餐厅。晚餐后,我们送老师到小区门口,老师和我们一一道别。那一刻,心中有太多的不舍。



老师勉励我们,人的一生起起伏伏,失望的时候,永远不要放弃希望。谨记!也希望一切还能来得及!

遇见虾虾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曹洵

“我要出去动一下,猫一天了”

——洵喜欢运动,呆久了不动,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并代表龙虾组,感受了城大的游泳池。



（看到照片中的“大光圈”，就可以断定此照片的摄影设备乃强大的华为手机。

——摄影师：茹班长或李彦）

洵是我来港之前联系最多的一位。来之前，我们就在微信中分享赴港前的各种攻略。多语言精通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是潮州人，粤语是母语。每次出门，只要洵在，我们就感觉格外安心。请她教我粤语，无奈，我语言天赋太差，临走的时候，海棠轩的发音，依然被评定为“不及格”。

洵理论功底很好，对学术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，独立，坚毅，也特别贴心。刚去香港的那几天，每当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她就默默拿出一包纸巾放在旁边。访学期间，她辗转一天回广州办签证，给我们每人带回美味的肉干，还根据我们的喜好，区分了辣与不辣。匆匆去澳门一天，不忘提回好吃的葡式蛋挞和点心。

洵临离开香港的那个晚上，来我房间，给我送水果，道别，忍不住流泪，所有想说的话，在彼此的心里，可以在无言中领会。临行前去布拉格的时候，她找我们要地址，说要寄明信片给我们。她在给我邮寄的明信片中说：“布拉格很美，渊，你一定要来”。

愿她顺遂，更愿她美满！



（振宇，洵和茹班长在艺术中心的合影，我没去，但是超喜欢这张他们的合影，于是留存）

李彦

“我是研究新闻法的”

——李彦总是这样介绍自己



（狮子山留影

——摄影师：茹班长）

李彦是阳光大男孩，生活习惯很好，听说从来不熬夜，每日早起跑步。我好像从赴港的第二天开始，就说要跟他一起去晨跑，并追随他去吃虾饺，遗憾到了最后一天，也没跑

成，以致被大家无比鄙视“只打雷不下雨”。估计是早早看穿了这一点，某日他跑步回来，专门给我带了超级好吃的虾饺，送到我房间。在键盘上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无比后悔当时竟然忘记拍照片留念。

后来我俩在南宁“偶遇”，感到分外亲切。在被龙虾们羡慕不已的同时，我在南宁享受着“同届小伙伴”的各种照顾。

今年春，李彦又有机会短期去香港访学，他去了我们曾经共同去过，以及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发来照片，引起一波又一波的“回忆杀”。他告诉我们，但凡需要捎带什么，随时骚扰他就好。我知道龙虾们之间不需要有客套，于是“毫不客气”地把要寻的书单一一扔给他。在离港一周年之际，我们惊喜地收到了李彦从香港背回的“小熊饼干”。拆包的那一刻，心中有满满的感动和暖意！

茹班长

“班长这么大的官，为啥不给配个秘书？”

——伟大的、能干的班长大人曾这样感慨



（茹班长在龙脊

——摄影师：曹洵或我）

推举茹茹童鞋为班长的缘由——初去城大传播系报道的那一日，其余五只龙虾都忘记了东西，纷纷回海棠轩“补取”，唯独她带全了所有的材料。于是，虾虾们推举她为班长。后来，此举被众虾们一致认为——访学期间我们做的最“英明的决定”，没有之一。

茹班长集联络员，协调员，采购员、管家，会计，导游，GPS，摄影师（一号），学术活动安排制订者于一身。她贴心地在特殊时间节点为老师“备花”；集体聚餐，她提前探路、踩点；在虾虾们不舒服时，她的“百宝箱”里总会跳出来益生菌、银翘片和中成感冒药；在饭点之外，大家肚子饿的时候，班长大人总会抛来面包、苹果和巧克力……在所有的场合中，我们不需要操任何心，因为她总是默默安排好了一切。所有的时刻，只要她在，我们就觉得无比安心。因为，她就是我们的“定海神针”！



（茹班长日日为我们操劳，辛苦无比！

——我于地铁上的“偷拍”）

她给我们带了书签，因为我们最一致的爱好是淘书；她给我们寄运城的苹果，透心甜；她给我们准备的陕西省博的记事本，现在日日伴着我。

2018年多友会的多友衫是茹茹设计的，其间她对每一个细节倾尽心力，我们目睹了所

有的进程，亦为班长感到自豪。唯一的遗憾，我们没有一张穿着茹班长设计的多友衫的“全家福”，期待来日，虾虾们聚齐后的“补照”。

今年四月，借由去南京参加多闻论坛，我们小聚。茹班长贴心安排好一切大小事宜，就等我们来。在南京那几天，我们几个日日腻歪在一起，分享、倾诉、也互相打气！

茹班长当下经历的不易，我能感同深受，因为很多场景我同样在经历，也依然希望，并祝愿我们亲爱的班长大人可以尽快挺过“某段艰难的日子”！

振宇

“我又发现了一家旧书店？晚上谁愿意一起去？”

——在港期间“风火轮”振宇每晚都去逛书店



（这张照片最符合振宇的气质

摄影师：未知）

振宇涉猎广泛，酷爱买书，听说他家的墙面除了柜子，全是书架，想来应该很壮观。下次回武汉，希望可以一观。

因为振宇在香港购书太多，除了直接从香港邮寄，中途还背了很多到深圳转寄。在途

中，他随时在微信群向我们播报前方“战况”，归来后，不忘传授我们各种小贴士，以规避“开包检查”。后来我们一一效仿，果然“神效”。

振宇童鞋除了涉猎广泛，兴趣也很多元。最让我们惊叹的是他画功了得。他为老师画过一副素描，作为大家送给老师的礼物。后来这副素描被顺铭主编选为《遇见 CC——致我们的燃灯者》的封面，作为见证这副素描诞生的同届小伙伴们，我们与有荣焉。

同时，我还想特别友情提醒一下，某位童鞋还欠着虾虾们每人一副素描，哈哈！当然，不急，不急！

曾主任

“同志们，问个弱弱的问题……”

“有小伙伴如果去吃饭，请携带我；)”

——萌萌哒曾主任时常在群里如此冒泡



（“辣椒酱系列”照片中最经典的一张

摄影师：茹班长）

赴港前才加了主任的微信，“确认了眼神”，原来是华科校友，顿时感觉到无比亲近。

曾主任做事不急不忙，但可以轻松搞定一切。于是被大家公认：天赋秉异，能力超强。

他常戏称自己是会展学博士，除了研究做得好，带学生，搞活动，办会，主任样样做得出色。

在港的时候，我俩最宅，除了跟随大部队去书店淘书，之余，我们都不热衷参与出去晃荡的“集体活动”，以致被虾虾们鄙视严重拖后腿的“两个家伙”。上个月11日，我把我们一年前的合影发到龙虾群，勾起又一波“回忆杀”。大家感慨时光匆匆，倏忽一年！我们相约再去香港。振宇告诫主任和我，下次再去，绝对不准这么宅，“两份子”第一时间表示“积极响应”。

除了宅，我们被龙虾们鄙视的另一个喜好，是去“小黑屋”吃大家已嫌弃的铁板饭。城大食堂的饭，总是觉得难以下咽。访学起初的几日，每到吃饭时间，我都会感到有些无奈，直到偶然发现了AC1的“小黑屋”，那里的铁板完美地拯救了我的胃。于是，除了早饭，我总愿意去“小黑屋”觅食。起初，大家也感觉不错，但吃了两次之后，纷纷开始嫌弃。庆幸，主任是个例外。于是，面对着众虾们嫌弃无比的眼神，两位华科校友常常“毫不在意”地结伴去“小黑屋”吃铁板。



（除了味道不错，铁板的卖相也很好）

离开香港之后，我梦到过他们两次。

第一次，梦里的内容，已模糊无法辨认。

第二次，梦到主任和我同时收到了从香港邮寄回来的包裹，我们在拆包。茹班长招呼大家快点快点，记不清让去干啥。洵、振宇和李彦，泰然自若地在讨论学术。做梦的第二天，我就收到了从香港邮寄回来的三大箱书。

没过几天，茹班长说，她也梦到了我们。“大家一起去参加李彦的婚礼，可惜没看到新娘。”

又过了些天，曾主任说，“他梦到洵担心的事情，已经落实”。

我知道，我们分开，又未曾分开！



(石硤尾：每次出发的起点地铁站 筲箕湾：共同去过最远的地铁站)



（左图：去龙脊的地铁上，“六足”合影

右图： 临别前夜，龙虾们在海棠轩喝红酒话别，六只酒杯的“同框纪念”）

因为茹班长在西安，洵在苏州，李彦在广州，曾主任在重庆，所以这几个城市，于我不再是冰冷的地名，而成为温暖的存在。当然，武汉于我而言，本来就有着特别的意义，那是我另一个“家”，那里承载着我的师恩与友情。振宇也在武汉，以后回去，可以多见一个朋友。

多年以后，也许我记不清我和他们的聊天内容，记不清我们共同去过的地方，但是我一定会记得那些温暖的瞬间：

2018年5月1日晚上10点多，洵和我从办公室回海棠轩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我们感慨过了一个无比充实的“劳动节”。感叹能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多么幸福时的那份惺惺相惜……

李彦晨跑步回来带给我美味的虾饺；逛书店后，帮我背书；在南宁，为了安然接到我，夜里两点才回去休息……

茹班长在我焦虑的时候，给我大大的拥抱，告诉我，她懂，告诉我，不怕，艰难的时刻都会过去……

振宇在集体出行时，总是担心方向感很差的我走丢；逛书店时，每每看到我要搜寻的文革相关的书，就会传图给我，问我，要不要代买……

同样不太喜欢出去晃荡的师兄曾主任陪我去办公室，去“小黑屋”吃铁板饭；帮我在九龙塘邮局打包寄书，以至，分享会迟到……

敲下如上文字的这一刻，我想念他们，愿他们一切安好！

我们已相约找机会同回香港，去那些我们没有共同去的地方。我们亦相约同去台北。
希望这两份约定可以早一点实现！

遇见“我们的时间”

赴港之前，我这把一个月视作“偷”来的时间。对于一个父母援军时常不在身边，队友工作极忙，十五个月宝宝的妈妈来说，一地鸡毛的日子里，想安心做自己的事情还是有点艰难的。所以，我把这段“偷”来的时间界定为一段极为奢侈的、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于是，我带了一堆“任务”赴港。

然而，在日日的推移中，我逐渐发觉，这不是“我的时间”，而是“我们的时间”。

龙虾们一起参与系里帮我们安排的分享会，一起旁听博士班的课程，一起开小小学术分享会，一起淘书，一起寻觅美食，一起爬狮子山，一起坐叮叮车，一起去太平山顶看香港夜景，一起去龙脊听波涛拍打岩石……

那是我们的时间。



（“在路上”）



（上图：虾虾们在龙脊

下图：虾虾们在太平山顶的冷风中瑟瑟发抖地排队等下山的缆车）



(小小学术分享会现场)

PS: 曾主任说图三像四人搓麻将，像不像？

回去之后，龙虾们投入了各自的“焦头烂额”（新手妈妈更是感慨“一朝回到解放前”）：开会、上课、补课、听报告、写总结、填表、带娃、生病……我们在虾群里吐槽我们跌回尘世的无奈，也分享彼此的任何喜悦、收获。我们互相打气、鼓励、乃至，为每个龙虾遇到的难处“出谋划策”……

那是我们的时间。

因距离之便，李彦和曹洵在离港之后，召开了“读书会”，发并来照片，羨煞我们！龙虾们表示让他们经常碰面，并记得上传照片。好像我们都在，不曾离开。

那是我们的时间。



我们在西安，南宁、南京再相聚。抓住所有的可能，腻歪在一起。

那是我们的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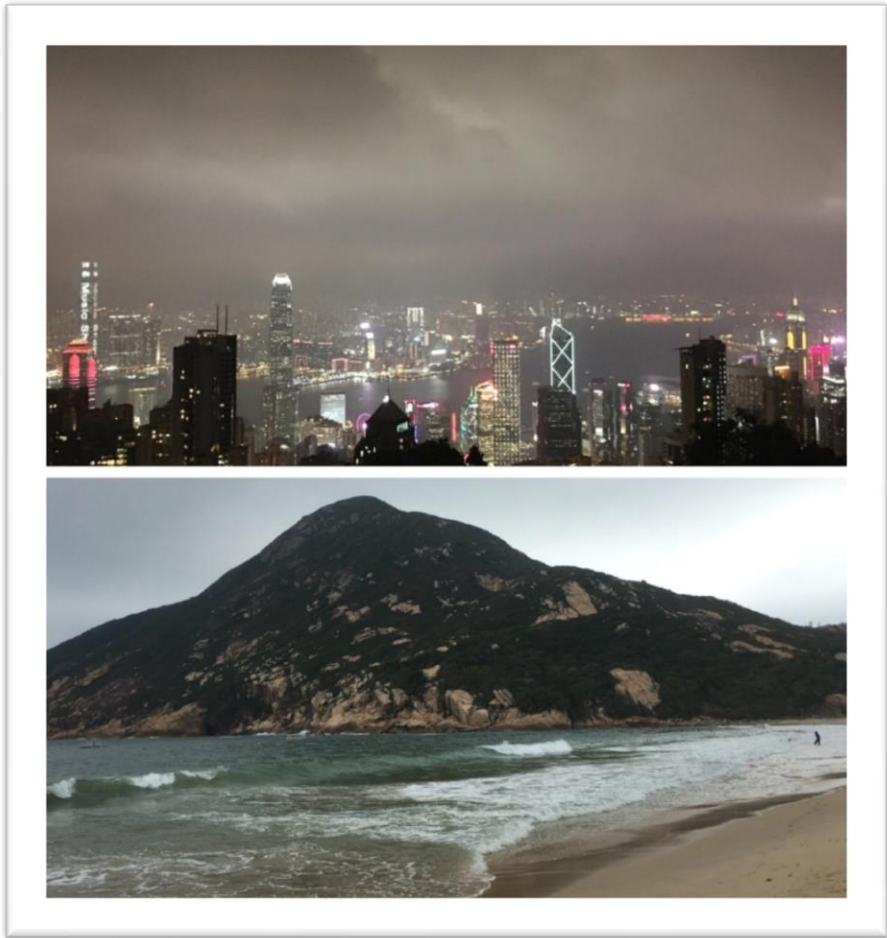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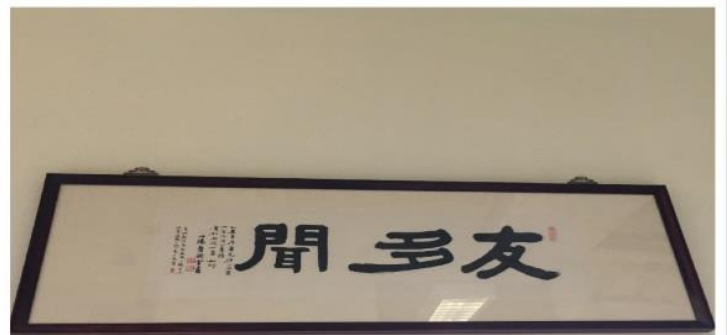
赴港前就读过多闻雅集里的文章，有认知，有温暖，有感动。在我们未离港的时候，有快手的二月党多友，完成作业。每每这些文章被推到多闻雅集大群中，总会有多友前辈说，这些文章勾起了他们在港的记忆。

Run Run Shaw, M5053, 分享会, 海棠轩, 又一城, 九龙塘, 行山, 看海, 香港书店, 与城大老师们的交往, CC老师的指引与鼓励, 师母的微笑, 多友的收获与感恩, 同届小伙伴们亲密无间的感情, 离开时的不舍, 归去后的怀念, 重逢时的激动与喜悦, 相互给予的砥砺与温暖……

这些都是“我们的时间”。这些“时间”温暖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也构筑着多闻雅集的集体记忆。









感恩遇见香港因缘，遇见“我们的时间”！相信定会“常见”，方不负“遇见”！